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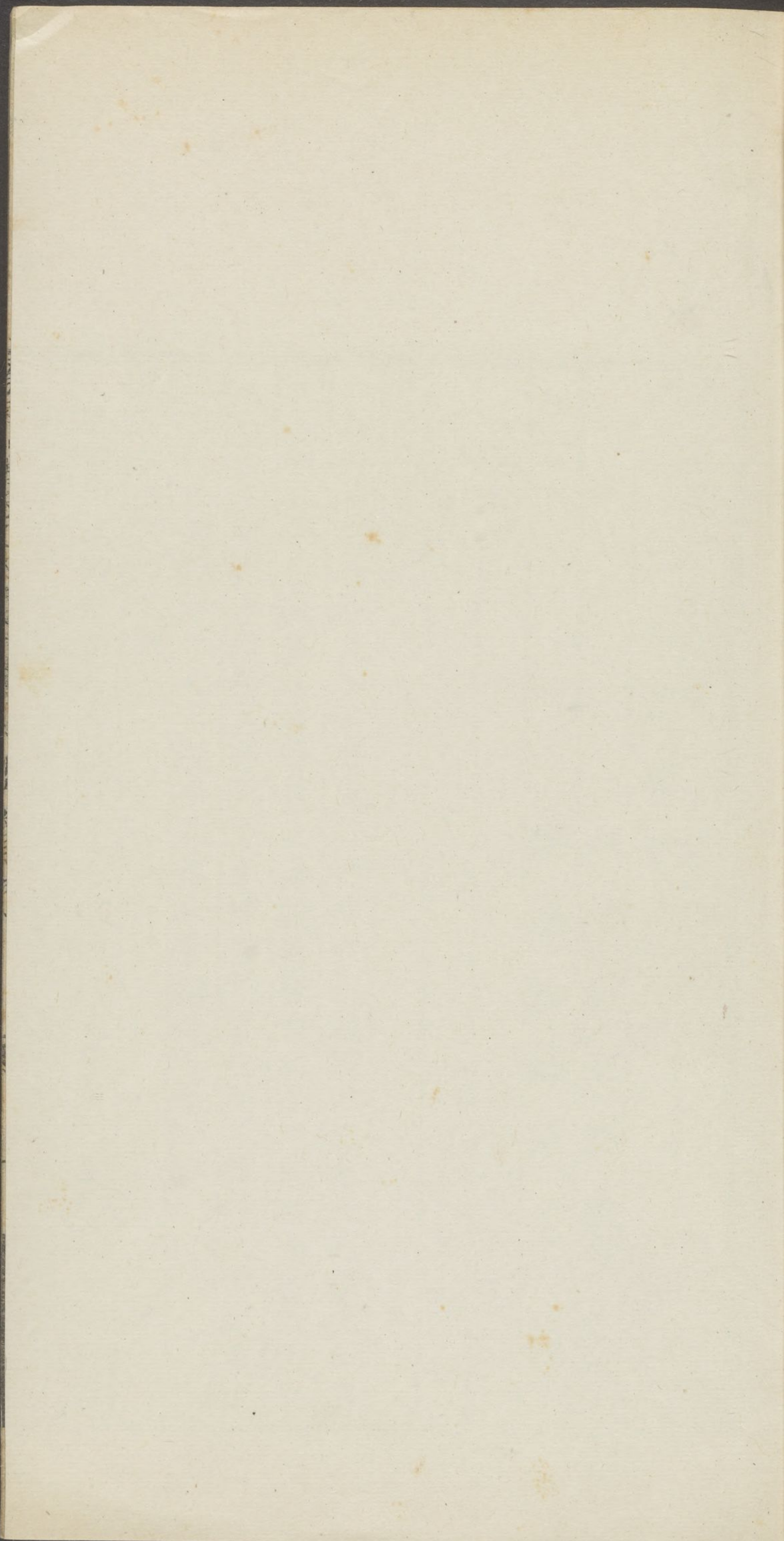
T 9297/0446

57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群書考索卷之四

經籍門

書

古文之別

書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乃次生口傳古文乃書中之書大為後說今高

宗形日西伯教書太極象籀九易諸書皆古文况又是將古書以次生

音字文致之方其得者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交傳不能微一字却是代

後記得者雖說此之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如此

說漢代生次傳之異

孔何所出尚書以次而後五子之說則注太極象籀九易諸書以次而

傳之方其得者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交傳不能微一字却是代後記得者雖說此之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如此





# 群書考索卷之四

山

建陽知縣區玉

刊行



章

俊卿



。經籍門

書

古文今文之別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書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乃伏生口傳古文乃壁中之書大禹謨說命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太誓等篇凡易讀皆古文况又是科斗書以伏生書字文攷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訛損一字却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識公錄

孔壁伏生所傳之異

孔壁所出尚書如大禹謨五子之歌嗣征太誓武成景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得難底至



於易底全記不得此不可曉如當時誥命出於史官屬辭須說得平易若盤庚之類再三告戒者或是方言或是當時曲折說話所以難曉上有平易難曉處

孔壁所傳平易伏生書難曉如堯典舜典臯陶謨益稷是伏生所傳有方鳩僇功載采采等語不可曉大禹謨一篇却平易前

書中體制不一

書有兩體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其恐如盤庚周誥多士之類是當時召之來而面命之面教告之自是當時一類說話至於旅獒畢命微子之命君陳君牙景命之屬則是當時條其辭命所以當時百姓都曉得者有今時老師宿儒之所不曉今人之所不曉者未必當時之民不識其辭義也上同

典謨盤誥未易看

三典三謨其言奧雅學者未遽曉會後盤誥等篇又難看如商書中伊尹告太甲五篇伊訓太甲三篇或有一德其言治心脩身雖為人主言然初無貴賤

之別前同

安國伏生之書難易

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辭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為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攷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此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上同

典謨備訓誥誓命之體

余嘗言典謨之書以其簡嚴寬大事事畢備書有六體典謨訓誥誓命是也至於典謨之書六體皆具焉與其他書不同如禹益儆戒之辭皆訓也如欽哉惟時亮天功之辭皆誥也如禹會群后誓師之辭皆誓也



如命汝作納言之辭皆命也誰謂誓誥不及五帝者哉陳  
觀書不可以定體拘

其讀二典也則知其為君道之盡其讀三謨也則知其効臣職之至訓  
戒於君上則事得以規正誥告於臣民則情得以通達有誓焉則俾士  
廢之盡命而知所畏有命焉則俾臣下之盡心而知所稟出治規模繁  
然畢備乃若典謨雖為二帝之書然觀誓征苗之師命羲和之官則未  
嘗無誓命也訓誥誓命雖為三王之書然觀商有先人之典周有不顯  
之謨則未嘗無典謨也以至堯典乃謂之虞書禹謨不謂之夏書命止  
於文侯誓著於秦魯益稷謨也而不言謨旅獒訓也而不言訓盤庚之  
誥而不言誥嗣征之誓而不言誓君牙之命而不言命類皆存一時之  
微旨誦其文者要當深察其意觀其事者要在默探其道惟夫疏通知  
遠而不誣者廢乎其有所得者矣齊

書者通君臣之情

敷之而曰奏輔之而曰贊啓之而曰誥陳其功而迪之曰謨循其道而

叙之曰範誦其闕而規刺之曰箴愛之切望之深舉其可畏可慕者而  
警之曰戒遷都非細事也而謀之於民異位非常典也而咨之於羣  
天之罰以除暴亂也而猶恤夫衆言之弗協移疎逖之餘民以宥適於  
正都也而且諄諄然諭之以無我怨帝王之心蓋以為不如是不足以  
見吾績也君好生也而戒之以儆虐君克勤也而儆之以怠荒君逸於  
得人也而諷之以叢脞持盈守成咸懼倏飭無所不用其至也而尤懲  
之以迷亂禹益皋陶周公所以敢直言而無忌者蓋以君臣之情素交  
相孚也君之心臣無一而不知則臣之忠君亦無隱而不見雖是辭訐  
弗異于外蓋有相容而無疑者矣鄭

書之序失其傳

康誥序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謹按康叔者成王叔  
父不應稱之曰朕其弟曰成王者康叔之猶子也不應自稱曰乃寡兄  
其曰兄曰弟者蓋武王命康叔之辭也故史記武王封康叔於衛且康  
叔文王之子叔虞成王之弟也周公東征叔虞已得封於唐王命歸周



公於東豈有康叔得封反在唐叔之後乎故不得不捨書序而從經史也

胡五

商周之書無若稽古之文

或曰堯舜二典大禹皋陶謨皆以若稽古目之商周之書咸無焉豈商周之君臣無若稽古乎答曰唐虞之道直而純商周之道變而正直而純者可為萬世法故仲尼以若稽古目之明一時之權耳唐虞之世君揖遜於上臣訏謨於下有善道君得以順考而行之臣得以順考而言之不亦直而純乎商周之世湯武之君固聖矣然其跡則伐伊周之臣固忠矣然其跡則放焉攝焉然必湯武而行之乃為聖也必伊周而行之乃為忠也不亦變而正者乎

揚元

盤誥之書斯民目擊而心曉

予讀書至盤庚三篇周公之誥如在宗廟武庫中觀古器物懵然不之識如登太行之崎嶇劔閣之道羊腸九折之險一步一止而九嘆息如夷狄蠻貊窮荒萬里之人聽華人之語累數十譯僅乃能通未嘗不發

書而驚曰古聖人欺予哉後世之縉紳先生老於文學者考釋訓誥役馳精神歷數十年至於白首沒齒有不能知之當時之人號召告令於一日之間何自而知之也當時之學士大夫俱曰知之何也田天野叟閭巷之徒何自而知之也切意三代之民家家業儒人人有士君子之識所謂道德仁義之意性命之說典誥之語一聞見而盡識之非上之人好為聳牙佞強難入之言以驚拂之也蓋其所習者素曉也

馮子

周官

金縢成王初年之書也洛誥周公還政之書也無違立政周公徹戒成王之書也周官成王親政開物成務之書也合是數篇以觀成王可以見其本質焉可以見其知類通達離師傳而不及焉過此而有君陳乃周公既沒之後又過此而有顧命乃其身將沒之時成王進德始終之序備矣周公格君造化之功著矣

東

訓誥誓命之文不同

大抵書文訓誥多奇澁而誓命多平易蓋訓誥皆是記錄當時號令於



衆之本語故其間多有方言及古語在當時則人所共曉而於今世反為難知誓命則是當時史官所撰隱括潤色粗有體製故在今日亦不難曉耳文公錄

書傳非出於安國

尚書孔安國傳恐是魏晉人所作托安國為名與毛公詩傳大段不同

今觀序文亦不類漢文章漢時文章體貌如孔叢子亦然書小序非孔

子作與詩小序同同上

小序不出於夫子

書小序不是孔子作只是周秦間人作然後人亦自理會他本義未得

且如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由重也序者本意先說臯陶後

說禹謂舜欲令禹重說故將申字繫禹字下蓋伏生書以益稷合於臯

陶而思日贊贊襄哉之下接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

予思日孜孜思日兩字便見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意今人翻

不如此說徒說得多端非本意也同上

讀尚書不知讀大學

或問讀尚書曰不如且讀大學若尚書却只說治國平天下詳多事較

詳如堯典克明俊德親九族至黎民於變展開是多久舜典又詳大

學自格物致知以至平天下有少節次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自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多久同上

詩書具大細之理

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同上

堯典述禪位之事

自疇咨若時登庸到篇末只是一事皆為禪位設也一舉而放舜舉

嗣子再舉而驩兜舉共工三舉而四岳舉鯀皆不得其人故卒以天

下授舜同上

堯典紀為治之序

堯典一篇自說堯一代為治之次序至讓于舜方止今却說是讓于舜

後方作舜典亦是見一代政事之終始却說歷試諸難是為要受讓時



亦也至後諸篇皆然况先漢文章重厚有力量今大序格致極輕疑是  
晉宋間文章况礼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上  
堯典尚謨稱虞書見其道同

孔子於三聖之書不仍舊史而必為之序正既加序正而又不俱謂之  
唐謂之夏而必以虞稱者抑又何意也蓋堯授舜、授禹三聖相授守  
一道自古繼、承、未有粹然出正如三聖人者孔子序書欲後世知  
三聖之時、異道同故序正其書均謂之虞以見道同而書亦同也其  
不俱題為唐者堯授舜而已授禹者非堯謂之唐則可以該舜而不可  
以該禹下俱題為夏書者禹承舜而已承堯者非禹謂之夏則可以統  
舜而不可以該堯惟舜上承堯下傳禹以虞名書則三聖之道備天子  
之意固不深歟夏先

書首堯典美其克遜

或曰皇之三帝之五其書皆存焉仲尼刪書獨斷堯典為始何也曰聖  
人所以垂世立教杜百代篡爭之亂也其刪書也斷堯典者為美其能

以聖遜聖也千古盛德將何以加諸取為百代典誥之首則禹世良者  
慕之惇者懼之矣不亦宜乎其序曰將遜于位遜于虞舜作堯典微旨  
可知也揚元

堯典為虞書以成堯之遜

仲尼定堯典為虞書者何原聖人授受之心杜百代篡爭之亂以成堯  
之遜也堯之遜舜以天下者非受於文祖之日而遽授之也若受終文  
祖之日而遽受之爭其可已耶必先一其天下歸舜之心爾使舜之跡  
著於天下舜之功被於天下堯舜無二也則雖堯之民即舜之民也雖  
堯之事即舜之事也然則堯授舜以天下而臣無怨舜受堯之天下而  
臣不爭故仲尼刪書移堯典為虞書明非一人獨能與舜天下蓋堯之  
將天下已皆為虞矣則雖堯之事即舜之事也上同

堯舜謚號

釋堯舜者曰堯舜謚也謂善傳聖曰堯二聖盛明曰舜後之學者周不宗焉然未知所以著謚法之因也

謚法著於周公蓋三代之際世有辟王欲使聞美號而知勸見惡謚而  
思懼此周公之制也豈以周制而逆觀堯舜之世耶漢武堯



堯舜傳禪堯禪舜則試之矣舜禪禹則不試何耶

或曰昔者群臣薦舜於堯曰我其試我書曰歷試諸難夫試者非聖人之事以天下與人而試之何也曰是聖人之用也非試也堯在位久其流澤於民也深天下之人知堯而未知舜堯舉舜於畎畝之中授之以天下之事一日以嗣位告則衆且譁雖堯莫之能遏也曰我其試矣民未忘乎堯也舜既獲天下之政其膏澤流乎民無異乎堯之君天下由是天下歸舜曰我君也堯之試舜既聞命矣敢問舜之禪禹不言試何也曰禹以治水之功被天下民之視禹也無異於視舜也書曰涇水儼予成允成功惟汝賢禹之力被於民也夫民之歸之也順不待試而天下安之矣舜受位而去然亦應天下之懷也廼狩于外以避之書曰五十載涉方乃死此之謂也

堯名放勳謂放勳為堯名善之釋也然果何所據依乎

放勳作堯號蓋史補堯之道謂三皇而上以神道設教不言而化至堯方見於事功也後人以放勳為堯號故記孟子者遂以堯曰為放勳曰

若以堯號放勳則臯陶當號允迺禹曰文命下言敷于四海有甚義理

堯與中星堯典篇日中星鳥以殷仲春說云春分之昏正南方朱鳥之星甲見觀之以正仲春之氣然龍星乃春之星也春主東方可觀

之以及觀朱鳥之星何謂也

歲周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下故春之時朱鳥之星當其前故云觀之以正仲春

舜六四凶堯不法凶而舜去之然則堯所未能乎

萬物只一天理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堯豈不能堯固知四凶之惡然民未被其虐天下未欲去之堯以安民為難遽去之則民不安故不去必舜而後因民之不堪而去之也

舜干格苗有苗逆命征之可也禹但擊干羽於兩階七旬苗自格一何易乎

或曰干羽之舞果格苗之道乎曰格苗不在干羽之舞子之言信也然苗之。以服我者班師而已舜大聖也為天下之君禹大聖也奉君命以行師其舉苗猶反掌耳然自謂堯之以威彼必不服意吾德有未至



乎何苦之逆也退而自悔然後苗服焉夫以天下之大士師之衆仁聖之德問罪於苗苗民不服猶且班師此服苗之心也是故服天下以心不以威以威人未有能服人者也夫以德用威且不可况以暴用威乎

啓與亳戰

古者天子有征而無戰若啓天子也亳諸侯也何以與戰于其地

戰危辭也知有忘之強也不曰征啓天子而失禮之古者天子六卿卿將一師諸侯不恭則奉辭以討之天子未嘗躬行有亳不恭咨失其制

故至于大戰夏德衰耳孔子憂之

放桀伐紂

湯放桀武王伐紂於義何如也

湯放桀先伐葛伐韋伐碩桀不悟而後放之文王伐紂先伐崇伐密伐共伐黎紂不悟武王又觀兵于孟津卒不悔而後伐之夫戒之而不戒者自亡而已何有於我哉戒之吾之志也放之伐之非吾志也非吾志而得天下者湯武是也逢人之惡利人之位未有得天下者也

伊尹及說命易曉

伊尹書及說命三篇大抵分明易曉今人觀書且看他分明底其難曉

者且致之致使曉不得亦不濟事

文公語錄

商書幾篇分曉

商書幾篇最分曉可玩太甲伊訓等篇又好看似說命蓋高宗資質高傳說所說底細了難者若是伊尹與太甲說雖是窳却切於學者之身太甲也不是昏愚人但欲敗度縱敗禮耳

上同

盤庚五誥難曉

尚書中盤庚五誥之類實是難曉若要添減字硬說將去儘得然只是穿鑿終恐無益耳

前同

周誥如曉諭之文

典謨之書恐曾經史官潤色來如周誥等篇恐只似如今曉諭俗人者方言俚語隨地隨時各自不同

禹貢酒誥可疑處

書中亦極有難攷處只如禹貢說三江及荆揚問地理是吾輩親自見者皆有疑至北方即無疑此無他是不曾見耳康誥以下三篇更難理



會如酒誥却是戒飲酒乃曰肇牽車牛遠服賈何也梓材又自是臣告君之辭更不可曉

武成記事

武成一篇乃史官記武王征伐及其歸周所行之事者也然諸儒所以疑之者有說以其所記之日有差故也一月癸巳武王

自周伐商不當即繼以四月我生明既曰既生龜為四月之十六日不當繼以既戊午反是正月之二十八日既先僂武備文不宜始記禱神

與其受會於牧野既曰祀于周廟命廢邦冢居不宜始記武商容間散財發粟此其顛倒斷絕有不容以不辨者

疑武成之誤者古今所說也孔穎達曰此篇序事多而王言少其辭又

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無作神羞以下當有其辭今無其語是言尚

未已簡編斷絕也自漢以來豈惟穎達疑之邪特為之疏義故說行於

世也如近世王氏程氏之徒莫不疑之人自為斷家自為讀而卒無定

論嗚呼書之不幸出於口授壁藏孔安國定其可知者五十有九篇曰

其餘錯亂磨滅不可復知然則五十九篇既定之後豈無錯謬者哉蓋

亦有之矣夔曰於予擊石拊石之辭只合在益稷之末而重出於舜典

命官之際康誥之書周公作誥以封康叔而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

東國洛此文皆錯誤失次也若夫武成之書則似顛倒錯亂然實究其

旨實未嘗錯謬也蓋古者之體自不同仲虺之誥全載仲虺之言湯誥

全載湯之命伊訓全載伊尹之語至如太甲盤庚之類皆出一人之言

此其大凡也若堯典則惟記用人之言至於稱堯之德與乃命羲和以

下並史官之辭舜記並是史官述舜之為政及命官事禹貢顧命等書

並史官當時之制此又有體也其可一槩觀邪武王代紂五書泰誓三

篇牧誓一篇皆全記武王誓衆之辭史官無加焉此則仲虺之誥湯誥

伊訓體也惟武成不然武成者武王伐紂之功已成識其政書之書皆

史官記武王征伐及其歸周所行之事此則與堯典舜典顧命之書體

同孔氏乃疑其序事多而王言少體裁異於餘篇不當如是之疑也且

據左傳無作神羞以下皆有其辭此獨無文何拘之甚乎至王氏則離

析其章句以予小子其承厥志以下即繼以乃反商政夫經上言先王

之勤勞文王之未集大統武王方承厥志以下不言伐商遽謂反商政

則其語無倫之甚學者惟患武成之失次其離而讀之反以無倫可乎

予謂不然武成一書惟知古人作書之體者乃知其無誤也武王既勝

予謂不然武成一書惟知古人作書之體者乃知其無誤也武王既勝



商歸豐史官雜記其事首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翌日癸巳王朝步  
自周于征伐商此則記其始往征伐商之時也繼以四月武生明王來  
于商至于豐乃偃武備文以下此則記其克商還周之時也既述其往  
又記其歸此其識事之總目也即載其命家君百二之辭告皇天后土  
所過山川之言至無作神羞述武王征伐之時有此言耳述武王之言  
已盡乃曰既戊午師逾孟津此史官還卒言其勝商之事爾下至封墓  
式閭散財發粟皆天下已定行之雖若不相倫續蓋雜記其政事無害  
作書之體也以此見既生魄乃序其歸周之後既戊午重述其伐商之  
時不得以戊午繼四月生魄為說也學者反覆深思理可盡矣或曰孟  
子之於武成尤不盡信之矣豈得無所疑乎曰孟子特疑其二人伐罪  
不至於血流漂杵爾孟子雖疑其理之或非未嘗疑其文之錯誤後人  
疑武成當如孟子而後為知書也

武成一月

泰誓武成月不編  
正而稱一者何執

大誓武成稱一月者商正已絕周正未建故只言一月也考索四卷終

# 群書考索卷之五

別集

山堂先

章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

區

刊行

○經籍門

書

洪範九疇

劉氏之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  
兩直引春秋成公十六年雨水冰為諸割向  
手氏農時則木不

如公子偃之應故以為上陰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

執厚之與或又以為甲兵之象吾不知何者可信又

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引春秋成公十四年

向則曰夫人有淫行也散則曰棄法度亡禮之應也

情也吾不知何從又以其木不曲直則象之不恭是謂

常雨殿極惡能順之則其法為彼好德五行皆然是以

下配五福六極不能當於變微又有

思昔夫箕子之言九疇自五行至於五福六極不固能無後先患急之  
序者以五行者以天生五材闕一不可一日而無五行則人不能以自  
生何暇論五事八政五紀三德以至五福六極乎故曰鯀淫洪水汨陳



五行帝乃震怒不異洪範九疇言九疇始於五行五行本於水火性失則五行汨亂五行之性失則九疇無序矣謂九疇以五行為重可也而謂九疇皆配合以五行則非也九疇之相配惟五事度證而已曰肅時雨若義時暘若哲時燭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此以人事上經天時經則明言之矣其他皆無相配之理也五行之與五事亦自不相涉况及其他乎先儒以貌配木以言配金以視配火以聽配水以思配土漢儒之說然也非箕子之意也若出箕子之意則五行必先木以當貌次金以當言次水次火次土以當視聽思又必須度證謂謀肅又哲聖之言今五行乃先水次火次木次金次土殊不與五事同序又無肅又謀哲聖之言必欲配之者強配之也曾不思箕疇次八曰念用度微謂之庶徵則直以為五事之證驗與他疇不同也若夫五行自五行入政自入政五紀自五紀三德自三德稽疑自稽疑何證驗之有乎苟以五行皇極五福六極皆合於五事則八政五紀三德稽疑亦可強合之乎知彼之不可而惟此之求矣箕子之意明矣近世蘇子知劉氏之失立論以

非之是矣而其自為說則又以理五行資乎五屯正五事賴乎皇極五行包羅九疇者也五事檢御五行者也皇極裁於五事者也此亦不可也五行之用特急於九疇何以能包羅九疇乎五事之在人無與於五行何以能檢御五行乎皇極之道凡天下事皆吾歸之八政三德之類亦然豈惟裁節五事而已哉乃欲以一治三以二治九以九治五十以五十治百未見其可也且謂皇極之建凡九疇皆序亦可矣若皇極之不建吾不知木何以不曲直金何以不從革土何以不稼穡至於六極之中生而抱病謂之疾狀說醜陋謂之惡勢力孤寡謂之弱此皆出於天命非人之所能為也今以皇極不建五事不當不行不順乃使人疾使人惡使人弱有是理乎蘇子之論正與五行傳辨而未免五行傳惑之也誠使劉氏之傳舉而焚之不為後儒惑則九疇之義昭昭矣

五行相生

陽變陰合初生水水火氣也流動閃鑠其體尚虛其成形尤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五金之屬皆



從土中旋生出文錄

陰陽在五行中

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只說五行而不言陰陽者蓋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是五行中所以周子云五行一陰陽也合五行無別討陰陽處上同

虛明虛暗之理

火中虛暗則離中之陰也水中虛明則坎中之陽也上同

錯綜相生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又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都是這陰陽事前同

土旺四季之義

土寄旺於四季每季皆十八日是土四箇十八日計七十二日其他四行分四時亦各得七十二日五箇七十二日共奏成三百六十日也上同

陰陽生五行四時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木陽禪故次火金陰禪故次水土冲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交繫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而四時行也大極圖

天地氣質之說

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上全

五行分合之理

陰陽之為五行有分而言者如木火陽而金水陰也有合而言之者如木之甲火之丙土之戊金之庚水之壬皆陽而乙丁己辛癸皆陰也上全

集文



洪範一篇首尾都是歸從皇極上去蓋人君以一身為至極之標準最  
是不易又須欽是五福所以聚斂五福以為建極之本又須是敬五事  
順五行厚八政協五紀以結累箇皇極又須是三德使事物之接剛柔  
之辨須區處教合宜稽疑便是考之於神庶證是驗之於天五福是體  
之於人這下許多是維持這皇極錄語

人君端本示儀之理

五皇極只是說人君之身端本示儀於上使天下之人則而效之聖人  
固不可及然約天下而使之歸于正者如皇則受之則錫之福也所謂  
遵王之義遵王之道者天下之所取法也人君端本豈有他哉備於己  
而已一五行是發源處二五事是總持處八政則治民事五紀則協天  
運也六三德則施為之樽節處七稽疑則人事已至而神明其德處度  
證則天時之證驗也五福六極則人事之證驗也其本則在人君之心  
其責亦甚重矣皇極非說大中之道若說大中則皇極都了五行五事

等皆無歸著處上同

人君為治之心法

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為治之心法如周禮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  
中不可以訓極

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星極之極民極之極詩篇雖有解為中者蓋  
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  
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湊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  
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均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  
四方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為可訓中也文公文集

極者標準之義

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為標準之意猶曰立於此而示於彼使其有  
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命之也上同

後人訓極為中非是

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為中也先儒以此極處嘗在物



之中央而為四方之所面內而取正改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為甚失而後人遂直以極為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

窮極極至之義

皇極如以為民極標準立於此四方皆面內而取法皇謂君太極如屋極陰陽造化之總會樞紐極之為義窮極極至以上更無去處

極不可以訓中

人君建極如箇標準如東方望也如此西方望也如此南方望也如此北方望也如此莫不取則於此如周禮以為民極詩維民之極四方之

極都是此意中固在其間而極不可以訓中

君與之書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與此  
既攝王政不且復列於臣職是以召公不悅周公留也王曰孔穎達曰周武  
至治之後則難為繼成王非有選人之聰明則易以懷以易懷之資任  
難繼之事此召公於親政之始有不悅也蘇氏曰成王既懷而詩謂  
周公不歸故也如王氏之說則是召公以成王聰明不足難與有為豈  
聖賢之意乎如孔氏蘇氏之說則是周公不知以禮進退反使召公有  
也疑

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學經之

弊正坐於此拘辭失意豈惟詩而已君與之書學者惟見序有召公不

悅之言書有汝有合我之語則皆以為召公疑周公公公聖人之徒也

不疑周公於四國流言之際而疑周公於復辟之後有是理邪然則召

公之不悅者非為周公自有所不悅也成王能自為政召公之年已老

矣而後尊以師保之任方功成身退之時而加以莫重之寄雖成王之

所眷注周室之所倚賴爵位日隆任責日重非召公所樂也况召公已

對於燕身留相周而不得優游於國不說之旨蓋謂此爾是以周公勤  
勤作書以留之蓋不以寵利居成功者入臣去就之際忘身徇國愛君  
不忍去者大臣終始之義召公之欲告老雖得去就之節未可為忘身  
愛君之義此君與之書所為作也始則曰周雖受天命而天命不可知  
昔者商有天下賢臣若伊尹伊陟巫咸之徒皆始終盡忠不去王室故  
謂之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是以多歷年所也至周文武之時號叔閔  
天之徒既昭文王於前又昭武王於後亦如商之世臣也今予暨汝與



其濟小子同未即位之時不可以位尊重不樂留此而異前世之臣也  
故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鳴不聞謂老成之德若不降意必留則不能致  
鳳鳥之瑞矣既又告之曰前人命汝作民極使汝明勗偶王其敢忘之  
乎及其終又曰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言汝惟知民德不可徒盡臣節於初而不能成其終宜敬汝之治職而  
後可也深放一篇之義無非周公以大義留召公擇其不悅之意欲與  
同濟成王時周公自以為成文王之功于不怠雖遇出日之地皆率  
俾之豈容召公告去乎觀此則君與之書為留召公而作非召公不悅  
周公可知矣知此理則一篇之義昭然若謂召公以周公當去職則若  
造德不降之言乃周公自謂也可乎至於命汝作民極惟其終之言何  
謂也故曰召公自有所不悅爾非為周公也其後周公沒召公相成王  
至康王即位嘗為太保承介圭以授王則召公終老於王室雖有燕之  
封而終不得就國與周公之魯國也豈非以周公之旨不可忘耶嗚呼  
君與之書大臣愛君之義盡矣

穆王三書

書謂夫了定書自周或康之後獨存穆王三書  
書使後世觀者知其用入與其訓刑之際如是明密可知穆王  
之為人不可不堅文武成康之風烈矣及周穆王之世徐偃王之  
王凡君國子曰行四方一水於仁義時周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得八  
龍騎之西游宴上母于池取諸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辨者無外贊正  
成實祭於徐熱三帛二牛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穆王方且復命  
造父御長驅而歸伐徐偃王北走鳥乎知退之說見夫子所有穆王三  
書可以廢而無傳究其所由乃退之恃才矜智輕信異端詭說厚誣穆  
也

夫乘八駿而宴王母出於列子謂西極之化人請穆王同遊王執化人  
之杖騰上乎中天既而王悅不恤國事肆意遠遊乃至巨蒐氏之國又  
升崑崙之丘以至于瑤池此但列子假托謬悠之言以神其神仙之術  
與謂黃帝不親政事夢想華胥之事同茫列寓言大槩譎恠如此後左  
氏不察乃因其說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迹焉矣  
者又作穆天子傳以廣孟浪之說此退之所為據也夫以列子謂穆王  
好神仙不恤國事為可信則黃帝不親政事亦可信耶以穆王宴瑤池  
為可信則黃帝至華胥國亦可信耶退之名為信吾道排異端者也而  
反溺於異端不已陋乎且其言謂偃王能行仁義愈非也周室在上儼



王誠知仁義者則豈敢斷諸侯之爭辨受三十六國王帛之費乎信一  
誣惟之說而矣夫子定書之旨立徐偃之偽名誣周王以大惡退之一  
碑之失百世不能贖也今觀穆王三書其命君牙為大司徒則自謂守  
文武成康之緒其心憂老若蹈虎尾浹春水必賴股肱心膂為之翼也  
其命伯冏為大僕正則自謂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至有僕臣  
諛厥后自聖之言非惟見其任伯冏君牙之得人且知其惕躬畏咎也  
其命呂侯以刑也則歷告以懲刑罰恤非辜雖老耄年而必心未嘗不  
在民反謂之意不在天下何耶使穆王作三書皆無實之言所任之人  
亦不當則天子不取之也夫子存其書則君牙伯冏呂侯非妄人穆王  
非不恤國事之主明矣當是之時君臣如此而謂徐子偕王已謬况又  
受諸侯之贄乎今之世儒有讀伯冏為大僕正則曰穆王好馬故也讀  
呂刑王享國四百年耄荒則曰老而荒怠故好遊也蓋列子之說傳為  
左氏及於韓子信韓子之說必至於此也據書曰王享國百年耄荒  
言時已老矣年雖老而猶荒度作刑以誥四方正見其不怠也荒度之

義與禹荒度土功同若果既老荒何暇訓夏贖刑乎予病世人聞聲覘  
影毀譽失真至有無兄盜嫂無妻搗婦翁之謬街談巷議不足恤而韓  
子亦信之所以不得不為之辨也

呂刑非先王之法

問贖刑所以寬鞭朴之刑則呂刑之贖刑如何曰呂刑蓋非先王之法  
也故程子策問云商之盤庚周之呂刑聖人載之於書其取之乎抑將

垂戒後世乎

秦誓何以入經

百篇之書帝王大訓特序秦誓者蓋聖人念焚書之酷雖知不可免猶  
不敢廢人事焉若曰旌穆公之改過用人彼夷狄之君爾既死猶以三  
良殉葬豈其能改過而用人者乎

諸臣執贄

夫執贄一死士執雉元纁黃之說於經則無所據矣况舜之二生卿執羔大  
東后方與諸侯協時月同度量備禮玉諸侯世子何得執纁以見乎  
獨周禮有之爵之時未可據此且世子必執纁執纁必執元附庸必執黃



所取何義若無義則謂世子執元狐執黃附鬻執纁亦可也是故不可不辨

孔子釋書類皆亡據有如舜之東巡肆覲東后雖曰備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而未嘗有纁元黃之說與夫羔鴈雉之言此孔氏據周禮太宗伯之文因以意而解之其失亦甚矣且禮諸侯所執者玉而已幣帛禽鳥皆非所執也蓋彼據周官書有執之文孔氏之失正自周官書誤之也太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曰狐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鷩工商執雞據春秋魯莊公娶夫人使宗婦以幣見春秋書曰大夫宗婦覲用幣不聞其執幣也惟左氏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蓋用玉帛連文其實執玉奠帛也若信周禮謂帛可執則皮亦可執乎烏乎執帛危可也曰羔鴈雉之物其可執乎方卿大夫之見天子鞠躬屏氣偃僕不暇而乃手執羔執鴈執雉果為禮容乎至尊之前羔鴈生禮執持惟恐或失不知何如拜趨俯伏乎至於執死雉以見君豈其宜哉且必取此三物何義鄭氏曰卿執羔者取其群而不失其類或曰羔群而不黨凡鳥獸各以其類聚何特羔不失其類乎又

安知羔之不黨乎陋說之甚也大夫執鴈者取其侯時而行如大夫之隨君也凡人臣皆當隨君而大夫獨取此義何耶士執雉者謂士當如雉取介為君致死也凡為人臣者皆當為致君死何特士也哉若如所說則卿之所執亦可以為大夫之所執大夫之所執亦可以為士之所執皆不通之說蓋作周官書者但見舜典上有五玉之文以玉為可執則下之三帛二生一死之物皆可執也諸侯既執玉矣則其餘所執者不得不強以孤卿士大夫當之是不思之甚不知舜典之旨不然舜之行守諸侯各執玉以見而三帛二生一死之物特以為賁見之禮爾古者君臣相見必以見土地所生之物而為之贊康王之誥曰皆布乘黃朱賓稱奉主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方康王既尸天子諸侯皆布四黃馬朱鬣以為庭實謂之壤奠舜之諸侯以三帛二生一死贊者亦壤奠之謂也禽鳥之物性馴擾者則生致之性耿介者則死致之此皆使人致之於天子天子受其贊而還其玉故曰如五器卒乃復使孤卿大夫士常執之物天子不容受之不與五器俱復也觀此則可見執羔



執帛等之說為謬矣執帛執羔固不可而又謂庶人執鷩工商執雉愈可鄙也謂孤卿執鷩何所見邪此又因舜典之文而增益之惑世之甚也矣

書至文侯而詰命絕

風氣之推移治道之通塞必於其會而觀之此篇作於東遷之初由此而上則為成康為文武由此而下則為春秋為戰國乃消長升降之交會也故法語舊典尚有一二未泯而陵遲墮墮之意亦已見於辭命之間學者所當審異而明辨焉

文侯之命見周終於東

嗚呼周所以終於東者蓋於此章見之平王東遷之初大誓未報王畧未服正君臣坐薪嘗膽之時也奔亡之餘僅得苟守而君臣釋然遽自以為足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拜兵已罷矣曰用賚爾秬鬯彤弓廬矢功已報矣曰父往執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叙之以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東邨爾都用東爾顯德勉之以本邦之怡王室無

復事矣嗚呼周之君臣如此周其終於東乎

書錫蔡魯見帝王之道未嘗終

五帝三王之命至文侯之命竭矣受之以費誓者以法制之在列國猶可因也受之以秦誓者以理義之在人心尤可復也充魯國之心而因伯禽之法帝王之道何遠之有觀書之終而後知帝王之道初無所終也

書非甚高而難行

昔孔子序書錄上古之帝王於其興事造業布政出令以經理天下之際始於受禪終於征伐已畧盡矣今其存者其智謀非有出於人也其行事非有以矜於衆也則天為不可不敬以民為不可不畏以己為不可私以諫為不可逆患至而不敢避功成而不敢居酌天下之事而處其中如是而已矣

葉水心進卷

# 群書考索卷之五

畢

別集



# 群書考索卷之六

別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湯知縣區玉刊行

○經籍門

詩

風雅頌之義

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是也比者以彼狀此如螽斯綠衣之類是也興者託物興詞如關雎兔且之類是也蓋衆作雖多而其聲音之節製作之體不外乎此詩傳

風雅正變之分

先儒舊說二南二十五篇為正風鹿鳴至菁莪二十二篇為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大雅皆文武成王時詩周公所定樂歌之詞也



至臨十三國為變風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為變小雅民勞至召  
是十三篇為變大雅皆康昭以後所作上同

風者民俗之歌謠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  
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而有聲而其聲又足以  
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  
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前同

勸懲得情性之正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詩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  
皆有以使人得其情性之正然其明白簡切通于上下未有若此言者  
故特稱之以為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要為不過乎此也學者誠能深  
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則日用云為莫非  
天理之流行矣前同

感善心懲逸志

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  
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  
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  
以盡蓋其義而示人之意亦深切矣詩子

優游含蓄之意

詩雖或主於譎諫然其譏是人也亦必優游含蓄微示所以譏之之意  
然後其人有所覺悟而懲創焉若但探其隱匿而播揚之既無陳善閉  
邪之方又無懇切諷諭之誠則正恐未能有益於其人而吾之言固已  
墮於媒嬖刻薄之流而先得罪於名教矣夫子亦何取乎爾哉語或

美刺風諭之旨

詩本於人之情性有美刺風諭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嘆之間  
所以漸清感動於人者又為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  
其仁義之良心也上同

二南詩之正風



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召南之詩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妻  
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文王治岐而化行於江漢之域自此  
而南故其樂章以南名之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教天下後世誠意正  
心脩身齊家之道蓋詩之正風也上同

詩之作者非一人

詩有是當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以見四  
方民情之羨惡二南亦是採民言而被樂章爾文公語錄

詩者古之樂

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名不同衛有衛音邶有邶音邶有邶音  
故詩有邶音者繫之邶邶音者繫之邶若大雅小雅則亦如今之商調  
宮調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調而作爾大雅小雅亦古之作樂之體格按  
大雅體格作大雅按小雅體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詩後旋相度其辭自  
為大雅小雅也大率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

文公語錄

雅有小大正變之分

問二雅所以分答曰小雅是所繫者小大雅是所繫者大嘯嘯嘯鳴其  
義小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其義大問變雅曰亦只是變用他腔調爾上同  
風雅隨時而升

如周南召南當初在豐鎬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為  
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為二雅自二雅退而為王風二南之於二雅如  
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上同

六義之說有三

問豳詩本風而周禮篇章氏祈年於田祖則吹豳雅蜡祭息老物則吹  
邶頌不知就邶詩觀之孰為雅孰為頌曰先儒因此說而謂風中自有  
雅自有頌雖程子亦謂然事都壞了詩之六義然有三說焉一說謂邶  
之詩吹之其調可以為風可以為雅可以為頌一說謂楚茨大田甫田  
是邶之雅噫嘻載芣豐年諸篇是邶之頌謂其言田之事如七月也如  
王介甫則謂邶之詩自有雅頌今皆亡矣數說皆通恐其或然未敢必



也前

六義之體不同

所謂風雅頌乃是樂章之腔調也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是也至此興賦又別如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賦也如本要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鈞起因而接續者興也引物為况者比也立此六義非特使人知其聲音之所當又欲使歌者知作詩之法度也前

比興之義不同

詩之比興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此意雖切而却淺興意雖闊而味長上

詩之為興不一

如興體不一或借眼前事說起或別將一物說起大抵只是將三四句引起如唐詩尚有此等詩體如青青河畔草青青水中蒲皆是別借此說興起其辭非必有感有見於此物也有將物之無興起自家之所無

將物之有興起自家之所無前章都理會這箇不分明如何說釋詩本指上

假物興辭之意

詩人假物興辭大率將上句引下句如行葦勿踐履或凡第莫遠具爾行葦是比第凡勿字乃興莫字此詩自是飲酒會賓之意序者却牽合作周家忠厚之詩遂以行葦為仁及草木如云酌以六斗以祈黃苟亦是觀合之時祝壽之意序者遂以為養老乞言宜知祈字本只是祝頌其高壽無乞言意也上

坐詩有譜而無辭

由庚白華等乃是坐詩有其譜而無其辭者也上

無邪者詩之全體

或問思無邪如何是直指全體曰詩三百篇皆無邪思然但逐段無邪耳惟此一言舉全體言之因曰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於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此亦無邪思也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匪我思存緇衣秦中聊樂我貧此亦無邪思也為子而賦既風亦無邪  
思也為臣而賦北門亦無邪思也但不曾說破耳唯思無邪一句便分  
明說破或曰如淫奔之詩如何曰淫奔之詩固邪矣然反之則非邪也  
故其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前  
美刺可以為勸戒

問思無邪曰非言作詩之人思無邪也蓋謂三百篇之詩所美者皆可  
以為法而所刺者皆可以為戒讀之者思無邪耳上  
美刺不足以盡詩

古人作詩與今人作詩一般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詠情性幾時盡  
是譏刺他人尺緣序者立刻篇篇要說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是鑿壞  
了且如今人見人緣做事便作一詩歌美之或譏刺之是其道理如此  
一似里巷無知之人胡亂稱頌諛說把持放鵬何以見先王之澤何以  
為情性之正前

詩中頭緒多

詩中頭項多一是音韻一是訓詁各件一是文體若逐一根究然後討  
得些道理則殊不濟事須是通悟者看方得前  
詩至夫子而後舊

當時史官收詩時已各有編次但經孔子時已經散夫故孔子重新整  
理一番未見得刪與不刪如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云各得其所則是還其舊位前  
聖人只是判定

人言夫子刪詩看來只是採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往往只是判定  
而已聖人當來看定好詩便要興歎詠發人之善心不好詩便要起人  
羞惡之心皆要人思無邪蓋思無邪是魯頌中一語聖人却言三百篇  
惟魯頌中一言足以盡之前

詩序矣詩人之本言

今人不以詩說詩却以序說詩是以委曲牽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字矣  
詩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善處前



讀詩當味其意

讀詩者須當諷味看詩人之意在甚處如栢舟綠衣不得於其夫宜其怨之深矣而其言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其詞氣忠厚惻怛然而不過如此所謂止乎禮義而中喜怒哀樂之得者所以雖為變風而繼二南之後者以此臣之不節於其君子之不得於其父弟之不得於其兄朋友之不相信處之皆當以為此法如屈原不忍其憤懷沙赴水此賢者之過也賈誼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則又失之遠矣讀詩須如此看所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是詩中一大義不可不理會得也

讀詩全在涵泳

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得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意思自足

讀正文自見其意

聖人言詩之教只要得人思無邪其他篇篇是這意思惟是此一句也

說得盡只將詩正文讀自見其意今人都緣這字少間只要說得序通却將詩意來合序說却不要說教詩通

看詩自有次序

看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且如谷風他只是如此說出采然而叙得事曲折先後皆有次序而今人費盡氣力做尚做得不好

樂為詩而作

蓋以虞書考之則詩之作本為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下達於閭巷之者諷誦其言以求其志諫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於詩者為多

志者詩之本

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未雖亡不害本之有患學者不能平心和氣從容諷詠以求之情性之中耳有得乎此然後可得而言顧所得之淺深如何耳



聖賢以志求詩

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同上

樂聲不足以盡詩

程夫子謂二南猶易之乾坤而龜山楊氏以為一體而相成其說當矣試考之如何召南夫人恐是當時諸侯夫人被文王太姒之化者二南之應似亦不可專以為樂聲之應為言蓋必有理存乎其間同上

詩具天人之理

凡詩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滯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邠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

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作其義寬而察其作者往往使聖人之徒因使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因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隱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上所能及之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決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詩集傳序

風者民之歌謠

凡言風者皆民間歌謠採詩者得之而聖人因以為樂以見風化流行滄肌浹髓而發於聲氣者如此其謂之風正以其自然而然如風之動物而成聲耳如關雎之詩正是當時之人被文王太姒德化之深心膽肺腸一時換了自然不覺歌於歌詠故當作樂之時列為篇首以見一時之盛為萬世之法尤是感人妙處文公答

雅鄭二者之別

雅鄭二字雅恐便是大小雅鄭恐便是鄭風不應樂以風為雅又於鄭風之外別求鄭聲也聖人刪錄取其善者以為法存其惡者以為戒無



非教者豈必滅其籍哉文公答伯樂

刪後無詩之喻

伯樂之所不顧則謂之無馬可矣天子之所不取則謂之無詩可矣文公

齊魯毛鄭之詩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得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多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呂氏家

記後

說詩多以意會

今人說詩多有無限道理而無一點意味只為不曉此意耳錄

詩說者不一

燕燕之詩毛氏以為衛莊姜傷已韓詩則以為衛定姜歸其婦送之而作鄭康成注禮記又以為衛獻公不禮於鄭如鄭如作此詩謂當思君獻公以待寡人。柏舟之詩毛氏則以為仁人不遇韓氏則以為

宣姜自誓所作自孔子既沒之後世之學者各以其所聞而傳之故自說所以不一也

詩之章自相反

江有汜之詩既以為美媵也動而不怨媵能悔過也而其下文云文王之詩江沱之間有媵不以其媵備數媵過勞而無怨媵亦自悔也載馳之詩既以為許穆夫人所作也閱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又言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野處漕邑許穆夫人閱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如魚麗之詩序以為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芣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既以為文武之詩棠棣之詩又曰宴兄弟也閱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此又成王之詩也非一人所作甚明矣

論詩次序先後

夫去而遣之還則勞之先遣後勞則皇皇者華當在四牡之前孔氏曰使臣往返非一四牡所勞不必是皇皇者華所遣之使孔氏以伐柯九



哉破斧東山然後終以狼跋今皆顛倒不次以為簡札設編或者次詩不以作詩之先後孔氏之說亦一見也云云載地衛懿公之詩乃在文公之後皇華遣使之詩乃在四牡之後豳風破斧乃在東山之前雖顛倒如此然四牡之詩但言人君之勞使不可不知勤勞皇華但言使臣之出不可不詢疾苦詩之本意如此不必泥先後之序也

風雅頌之用不同其實則一

詩之別有三風者風也本其風俗之美惡人情之去就為之詩因鄉飲射而歌之以風其上故曰風雅者正也言朝廷政事得失教化隆衰為之詩因朝廷政事宴而歌之卒歸於正故曰雅頌者容也發潛德之幽光揚先人之功烈為之詩因郊廟祭祀而歌之盡其形容故曰頌三者其用雖異正所以使之手舞足蹈而不知樂而不淫勤而不怨安於禮而不敢辭者則一也

風雅頌之別

詩大序雖出於後人傳益而其妙處實有孔子源流蓋夫子嘗為子夏

子貢之徒言之後人得其緒餘合為一篇之序也如詩有六義曰風賦

比興雅頌非孔門不能道蓋風雅頌詩之體也賦比興詩之用也賦賦

加之風雅頌之中所以予嘗為之說曰鄉黨之詩曰風故二南諸國之

詩皆鄉黨人為之歌於鄉射鄉飲蜡祭或因諸侯之貢或因王人之采

達于太史而比其聲音於大師氏後世因為嘗樂今儀禮所歌二南諸

詩是也朝廷之詩曰雅蓋王朝卿士或太史氏為之或大賓客大朝會

或燕享時歌之大師氏類以為樂章今儀禮所歌鹿鳴文王曰華南陔

諸詩是也郊廟之詩曰頌亦公卿大夫與太史為之周公諸人作周頌正考父之於周頌

於魯頌於郊祀明堂常祭宗廟時歌之而各有所主如清廟主文王執

競主武王思文后稷不得而易非如雅詩可以通用也後世學詩不知

風雅頌之聲與其所用者不同而妄為之故郊廟之詩間有作者而風

雅詩寡不聞以言諸侯之邦人皆能詩國皆有史遂得轉而上於國久

矣何彼穠矣是也第不當在召南摶而下四篇非魯人為之蓋請於朝

天子命史克作之以追美僖公固歌於廟而列之頌此又詩之變者孔



子曰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蓋故其自然初非以是為廢也而序詩者以言一國之事謂之風言天下之事謂之雅有一定不可易而雅之小大由於政則有大事載之小雅小事載之大雅者故凡大序之論詩有出於後人混淆之辭不敢盡言

引詩句以正風雅頌

自其四始而言之則必有一國之政事者謂之風自其詩之體而論之則三百篇之中有所諷諭之言者皆謂之風也如文王曰咨咨汝殷周之類是也自其四始而言之則必其正言天下之事也然後謂之雅自其詩之體而論之則三百篇之中有所謂正言其事者皆可謂之雅也如憂心悄悄愠于群小觀閔既多受侮不少之類是也自其四始而言之則必其形容天子之盛德然後謂之頌自其詩之體而論之則三百篇之中有所稱頌聖人之盛德者皆可謂之頌也如吁嗟麟兮吁嗟乎鸞虞之類是也風也雅也頌也皆分在於三百篇之中故學詩者不當泥四始之故必求之六義可也

詩之諷刺以微風

棠棣之詩所以閔管蔡也所陳者文王之事而已未嘗直闕其失焉大田之詩所以刺幽王也所稱者乃成王之義而已未嘗直刺其惡焉雉之刺亂則曰百爾君子而已隱有甚楚之疾次則曰樂子之無知而已

聖人不刪淫亂之風所以示戒

淫亂之風非美事也而孔子刪詩不去而存之者所以示鑒戒於天下也亦如春秋三百餘年篡弒之事亂臣賊子一一書之亦所以示戒也而唐太子弘授左傳至於楚世子商臣殺其君頹而更授他書是不知聖人垂訓之意也近世有建言經筵以進國風是亦不知聖人垂訓之意也

詩於一篇之中或有二義

氓之詩曰刺淫佚又曰美反正是刺之中有美也庭燎之詩曰美宣王又曰因以箴之是美之中有箴也終南美襄公又曰因以勸戒之常武



美宣王又曰因以為戒是美之中又有戒也。詩有美刺怨惡閔傷規  
誨而一篇之中或有二義汝墳閔而有勉隱其雷勉而有勸氓刺而有  
美抑刺而有警揚之水怨而有思庭燎美而有箴

大功之君雖小失不足譏刺

宣王之詩凡二十篇其所稱美者衆矣然庭燎曰箴汚水有鳴鶴鳴曰  
誨祈父白駒黃鳥我行其野四篇皆曰刺者蓋大有功者不能無小失  
也孔子刪詩並錄其功過俾後世知大功之君雖小過不免譏刺也

聖人叙詩正名而已

平王天子也其政不足化天下則其詩列於風僖公諸侯也其功亦可  
以告於神明則其詩列於頌聖人之叙詩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

逸詩

司馬遷云古者逸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孔穎達則以為傳  
記所舉逸詩絕少史記所言蓋司馬遷之謬歐陽又以為國風之宜不  
啻三千也

樂官以詩諫

工以納言時而賜之古之樂官掌誦詩以納諫也  
詩之有刺出於不得已

讀詩至於庭燎未嘗不嘆古之君子愛其君之至也知其將失也則就  
其美而箴之箴之不可則汚水以規之規之不可則鶴鳴而誨之誨之  
不可然後祈父諸詩以刺之然則刺其君豈詩人之心哉蓋不得已也  
夫有宣王之功而不至於文武此詩人之所惜也

詩人思古以見今

昔者詩人之傷幽厲也不暇言幽厲之失而詠歌文武成康之隆三嘆  
而不已者蓋思古以見今之失也

鄭氏訓詩之失

鄭氏之學長於禮而深於經制至于訓詩乃以經制言之夫詩性情也  
禮制迹也彼以禮訓詩是按迹以求性情也此其所以繁塞而多失者  
歟綠衣之詩鄭以為祿不諫亦入鄭以為入於宗廟狼跋狀周公安閑



自得於說疑之中故有公孫碩膚赤鬋兀兀之句而鄭謂之公遜庭燎  
見宣王有怠政之漸而鄭以為設雜人之官諸類此者不可悉舉豈可  
謂之知詩邪文

群書考索卷之六

畢

別集

群書考索卷之七

別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經籍門

詩

詩不始於周

先儒謂詩三百而其始終皆在於周嘗試論之自有天地有萬物而詩  
之理已寓雷之動風之偃萬物之鼓舞皆有詩之理而未著也嬰孩之  
嬉笑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桴以鼗鼓以土籥以鞀皆有  
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頌則之謠元首股肱之歌皆詩也故虞詩曰詩  
言志歌永言當是時詩之義已終矣至於太康逸豫而五子述大禹之  
戒以作歌傷今而思古變風變雅之體已備矣商頌十有二篇而詩之  
為詩者已極其至然則烏在其始於周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



我前輩謂天下未嘗一日不趨於文至周而後大備此說盡之黃山谷文  
觀詩之法度先平易其心

張橫渠云詩之情性温厚平易今顧以崎嶇求之以艱難索之則其心  
先狹隘矣惟平易其心則意思廣大此知味之學觀詩之法也上同  
詩不過發乎情性

六義者學詩之筌蹄而非其至也故夫知感而遂通之理於冥然不動  
之先知喜怒哀樂之理於渾然未發之際則三百篇之詩一詩也噫明  
乎太極則六爻一爻耳明乎皇極則九疇一疇耳明乎情性則六義一  
義耳上同

詩出於小人

嘗觀於詩天子諸侯朝廷之嚴而后妃夫人之祕匹夫匹婦皆得肆言  
之聖人為詩而肆匹夫匹婦之言宜若積其輕君之心至於幽厲之小  
雅如墉衛陳鄭之風直諫而不許顯譏而不夾相與携持去之而卒不  
忍然後知聖人使之言而民猶不敢盡言而况敢叛是故湯武之與其

民急而不敢先周之衰其民哀而不敢離蓋其淫鬱之氣舒而亡聊之  
氣不蓄也嗚呼詩不作天下之怨極矣卒不能勝其起而亡秦秦亡而  
後快於是始有匹夫匹婦之存亡天子之權焉乎春秋之亡以禮廢秦  
之亡以詩廢前全

三千古詩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未知遷說何所據乎

司馬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鄭學之徒皆以遷說之繆  
古詩雖多不容十分去九以予考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所載  
逸詩何可數焉以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  
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詩哉六乙

詩序非亂古詩無序詩序自卜商始或者又以為聖人之自序且序者所  
以總括詩人之旨意而冠於之首者也使學者觀之則可以明  
詩然不知文王一人爾在周南則以為王者在召南則以為諸侯何也  
太如一人亦在周南則以為夫人何也其他率疾未易枚數請因其類  
而復詳言之

詩序之壞詩無異三傳之壞春秋然三傳之壞春秋而春秋存詩序之  
壞詩而詩亡三傳好為巧說以壞春秋非不酷也然其三家之學自相



彈射後儒又有啖趙之徒能以辨其非故世人頗知三傳之非春秋也  
是以春秋猶存若乃詩序之作既無學三家者以攻之又無後儒以言  
之俗學相傳以為出於子夏妄者又直以為聖人知求其義又只就序  
中求之况文之學又不得違詩序人之辭學者自兒童時讀詩即先讀  
序已入肌膚矣及者之旨嗚呼詩安得不亡乎春秋之教或不待聖人  
復生可以行於後詩人之旨雖吾夫子復出不可與世人班也然則詩  
序之為害比之三傳其酷不愈甚乎且如二南之詩謂之周南召南此  
蓋古人採詩於周之南得之則為周南採詩於召之南得之則為召南  
周召皆周地也地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東南有召城古以周召二  
公分土而治王東西方諸侯於地得其詩故以為各二南之義蓋出於  
此彼序詩者乃以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  
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謬妄之甚也既以二南繫之二公則遂以其詩  
皆為文王之詩見關雎葛覃婦人之詩則遂以他詩亦皆出之婦人文  
王一人在周南則以為王者在召南則以為諸侯太姒一人在周南則

以為后妃在召南則以為夫人豈夫子正名之意乎以二南之詩所言  
后妃夫人多無義理其間大可怪者如小生之詩云夙夜在公肅肅宵  
征抱衾與裯夫肅肅宵征者遠行不怠也夙夜在公者勤之王事也詩  
之此評多矣抱衾裯而夜行者皆不憚勞役之意豈非命之不均乎故  
曰實命不猶此無疑其為使臣勤勞之詩也今其序乃曰夫人無如忌  
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不知進御於君  
何用肅肅宵征夙夜在公為哉又何用抱衾與裯而往乎注云諸妾夜  
行抱衾與床帳進御之次序疏云疏君所有裯亦當抱衾裯而往學經  
不知理乃至於此豈不貽有言者之笑汝墳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之  
其雷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皆其室家思見君子之辭而勉之以正勸  
之以義吾未見其可也既曰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夷且之武夫皆好  
德而南亦與焉與十三又安得強暴之男侵陵正女而致行露之訟又  
安得有女懷春之吉士誘之如野有死麕之辭謂文王大姒之化只及  
婦人不及男子已非也况婦人果皆正絜則亦如漢上之女不可犯安



有無感我悅無使死吠之語序於此為說不行乃云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委曲諱護亦以勞矣予謂不然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而亦有刺詩不惟西周之詩而漢廣之游女不可求國風無以異也何以辨之據何彼穠矣一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攷春秋莊公元年書曰王姬歸于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說者必欲以為西周之詩於時未有平王齊侯乃以平王為平正之王齊侯為齊一之侯與書寧王同義此妄也據詩人明指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公東宮之妹邢侯之嬖頌魯僖公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可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以容色之盛而無肅雍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穠矣棠棣之華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棠棣矣然汝王姬之車何不肅雍乎是譏之也今其序反曰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變白為黑於理安乎觀此一篇之義則二南之詩與夫三百五篇壞於詩序暗昧磨滅禮義殆盡矣夫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今人

為二南而反面牆可不哀哉或曰何彼穠矣之詩若是東周之詩何不列之於王黍離而列之於此乎曰為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於召南所得之詩而列於東周此不可也或又曰子辨詩序之非是矣借無詩序後世知詩為何義且其序行之數百年彼豈無據而云曰聖人刪詩不為之序非不能為之也正使學者深惟其義而後可以自得詩人之意不若易春秋之微妙學者能深思之不待序而自明亦如春秋不待傳亦自得也不幸漢儒之陋一冠之以序詩始無傳焉且彼又烏有據哉不過多據左氏之說爾左氏亦自証妄不足信以妄傳妄反可信乎其他無可據者又只於詩中求之如見小星之定命不同則云知其命有貴賤見何彼穠矣云曷不肅雍則云以成肅雍之德淺陋之見止如此他何所見乎嗚呼齊女文姜嫁于魯鳥獸之行終以弑夫滅國春秋屢書為戒萬世彼則刺鄭忽云齊女賢而不取齊桓公之霸正譏其無救衛之功惟書城楚丘以譏之彼則去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國人思厚報之若此之類背理亂教為甚世人乃酷信之詩烏得



而不亡乎然此無他學者不深於春秋故詩義無自而見詩序無由知其謬也

詩序非止於一人

以詩序為卜子夏所作者自沈重之言始以詩序為衛敬仲所作者自范曄之言始愚嘗以詩序考之文辭殺亂知其非出於一人之手也何者史記作於司馬氏而日者等傳褚先生實補之漢史作於班固而古今人表曹大家實續之然則詩序之作謂專出於一人可乎姑試論之詩有六義一曰風至六曰頌則見於周官太師之所掌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至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則見於戴經之樂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鵠鴉焉則見於書之金縢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見於戴記之緇衣文公不能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境則見於春秋之左氏傳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郡為首則見於左氏之國語持辭引援往往雜出於傳記之文而謂一人為之可乎若以沈重之言為子夏所作未必非敬仲若以范

曄之言為敬仲所作則未必非子夏然則詩序果作之誰乎昔昌黎議

詩有曰子夏不序詩思然後知詩序非子夏所作實出於漢之諸儒也

國風雅頌

詩有國風雅頌皆聖人所以辨尊卑盛衰之義其間不容顛倒錯亂也然王黍離一篇不當降之國風夫不當降而降之者是

早王室而尊諸侯也為此詩者果知道乎請試言之

或論春秋謂鄭祭仲出忽立突春秋字之者以其賢而知權也又論詩

謂黍離平王之詩聖人列於國風者以周衰降之也私心頗不喜而深

疑之以至祭仲廢正立惡萬世之罪人春秋正當深誅之以懲後可得

反謂之知權平王之世周道雖衰猶為天下之宗主聖人何得降之於

國風耶又知學經而究其旨然後知二者皆非聖人之意漢儒謬妄之

說龔瞽後學故也春秋因舊史何嘗以名字論褒貶彼公羊專求一字

之義見經字祭仲則不得不謂賢而知權豈有逢君之大惡聖人謂之

知權乎夫子刪詩風雅頌各得其所何嘗以風必為諸侯之詩彼序詩

者妄以風雅下尊卑見王黍離在國風則不得不謂降王室而尊諸侯

烏有王室之尊聖人輒降之乎烏乎自詩序之作詩雖存而亡已久矣



王室尚可降為諸侯則天下豈復有理小人豈復有教乎謂詩之傳於世吾不信也曾不知聖人刪詩謂之風謂之雅謂之頌者此直古人作詩之體耳何豈有天子諸侯之辨耶今人作詩者有律有古有歌有引體制不同而名亦異古詩亦然謂之風者出於正可之語大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淺近易見也謂之雅則非其淺近易見其辭則典麗醇雅故也謂之頌者則直贊美其上之功德耳三者體裁不同是以其名異也今觀風之詩大率三章四章一章之中大率四句其辭俱重複相類既曰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既曰芼之芼兮施于中谷惟葉萋萋又曰芼之芼兮施于中谷惟葉莫莫樛木三章四十有八字惟八字不同魯斯三章三十有九字惟十二字不同采芣三章四十有八字亦惟八字不同甚者殷其雷三章七十有二字惟六字不同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凡伯三章俱言之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桑中三章皆言之凡風之體皆語重複淺近易見如此若夫雅則不然其言典則非複小夫賤隸婦人女子皆道之蓋

士君子為之也然雅有小大小雅之雅固已典正非復風之體然其語間有重複雅則雅矣尤其小者爾曰小雅者猶言其詩典正未至於渾厚大醇也至於大雅則渾厚大醇矣其篇十有六章章十有二句者比之小雅愈以典則非深於道者不能言也凡與大小雅皆道人君政事之得失有美有刺曰頌則無有諷刺惟以鋪張勳德爾學者試以風之詩與雅之詩詳觀之然後知聖人辨雅之意以小雅之詩與大雅之詩詳觀之然後知聖人辨大小之意夫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當聖人未反魯之時雖古詩之多風雅頌皆渾淆無別逮聖人而後各得其所學者可無思乎彼序詩書者妄人爾不知此理乃以言一國之事謂之風言天下之事謂之雅政有小大故有小雅大雅頌則以其成功告神明其言皆感既以風為諸侯又以周南為王者之風后妃之德何耶借謂文王在當時尤為諸侯故得謂之風而幽詩乃成王之詩周公之事亦列於風豈時亦未為王乎故謂黍離降則幽詩亦降矣觀此言風之謬可知既以小雅蓼蕭為澤及四海以湛露為燕諸



疾六月采芑為南征北伐王者之政孰大於此又以小雅為政之小何耶吾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於六月卷阿之求賢何以加於鹿鳴觀此言二雅之謬可知頌者謂其稱君之功德則是矣何必告神明乎豈不告神明即不得為頌也既以敬之為戒成王小毖為求勝與夫振鷺臣工閔予小子皆非告神明而作也觀此言頌之旨又不遜矣今日夫里婦皆能言鄉土之歌此即古風之遺體也唐人作平雅夷雅漢人作聖主得賢人頌之類此即古之雅頌遺體也何用他說乎或曰如子所說則七月鵙鴉之詩既出於周公周公之言安得不為雅而徒為風乎曰詩各有體七月鵙鴉之詩其言則文其體則風雖非婦人小夫之言而婦人小夫之體也此無足疑為乎審夫此理則周平王之詩為國風不害為天子之尊魯喜公詩列之於頌不失為諸侯之卑尊卑之辨不在於此故也學者不察此徒信序詩之說反謂聖人降王室而尊諸侯豈不卑哉

風雅正變

風一也而云有正有變雅一也而亦云有正有變是果詩有異體而聖人亦嘗為此言乎不然則漢儒序詩之失殆不可不

也辨

漢儒序詩不特言二南與風雅頌之失又有謬者風一也而云有正有變雅一也亦云有正有變二南之詩則為正風十三國風則為變風文武成王之詩則為正雅幽厲則為變雅有是理乎有是理聖人必言之矣蓋彼不知風雅乃古詩之體或美或刺辭有美惡體則一而已以二南皆文王之詩故不得不以為正風謂二南之詩美詩多而其他國刺詩多則是美謂風有正變則妄也既謂之變風是無復美詩也又以淇澳美衛武公緇衣美鄭武公小戎美秦襄公之類皆稱其功德何也且謂變風變雅之作由禮義廢政教失作者傷人倫之廢衰刑政之苛若衛武公鄭武公之德豈亦禮義政教之廢失人倫廢刑政苛者乎讀淇澳緇衣之詩人愛之譽之如彼乃使與墮有於南山行如禽獸者同謂之變風善惡果有辨乎既以政之小為小雅政之大為大雅而雅大有變則是小雅政失之小者大雅政失之大者今其序以小雅刺詩為刺幽王大雅刺詩為刺厲王大戎之禍西周以亡幽王之失猶為小乎惟



其有正變之陋說是以其詩雖刺而必以為美如野有死麕何彼穠矣之類皆以為文王詩是也其詩雖美而必以為刺如楚茨信南山之類皆以為思古是也詩人若傷今思古必先言古之美以證今之失今觀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桑扈等詩惟述年穀豐盛祭祀受福人愛君子之辭無一言不美無一事幾時何傷今思古之有益其詩不幸繼鼓鐘之後以鼓鐘為刺幽王故此詩亦例為刺也彼其悖理亂經如此學經者僅守其說而不悟不若不學之為愈也程元嘗問文中子曰龜風何也曰變風也曰周公之際亦有變乎曰君臣相疑其能三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鄭氏以自六月下至何草不黃五十有八詩皆為小雅之變自民勞以下至召旻十有三詩為大雅之變夫成王賢主周公聖臣宣王中興之功震赫古今其詩反謂之變風變雅則其正者又誰當之鄭氏不足道以王通之才惑於詩序其言之謬亦如此詩義豈復存乎故子崑曰黜左氏而後春秋明削漢儒之序而後詩義著達者或以為然

正風變風

明天子在天下統而為一當是時也歌詠功德皆歸於王者諸侯不得有正風及其禮廢教失攻異俗殊民各歌其君之善惡則變風興焉然周召為正何也曰在商則為變在周則為正也

先王之澤尚存於變風

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非特以考其情性又將以攷先王之澤蓋法度禮樂雖亡於此猶能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故其為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如綠衣傷已之詩也其言不過曰我思古人俾無傷兮擊鼓傷上之詩也其言不過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至軍旅數起大夫久後止曰有貽伊阻徃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但曰苟無饑渴而已若夫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固不待言而可知也

列國之風有自來

周之盛時王澤充塞其善者篤於善不善者以禮自恃亦不至於惡其



後周德既衰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於惡而不善者日以滋甚故晉以堯之遺風為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俗為遊蕩無度此理勢然也

觀變風而知王澤

自吟詠情性言之則變風之發乎情乃民之性自達於事變懷其舊俗言之則變風止乎禮義乃先王之澤也觀衛文之思以禮其姜之誓以義燬竦無齒不在所齒慕門不義必在所惡則所謂止乎禮義者皆然矣先王盛時其流風美意能使後世婦人女子小子小夫賤隸皆能自致於禮義之中不敢以私廢公不可以恩忘義則王澤所漸不既深乎。禮義見於人主之教化則天下不復有變風惟禮義廢於朝廷而著於詩人之吟詠此變風所以作也蓋天下之公議當在上而不當在下今周之所以為禮義者不存於周而存於詩人周之為周可知矣

周南無周公之詩召南有召公之詩

周南無周公之詩而召南則有召公之詩何也蓋周南天子之所都天

子在上周公不得專有其美者也召公專主諸侯則南國之教得以稱召伯也在易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三多譽遠也四多懼近也周公近召公遠此二南之詩所以異歟

陳古以諷今則曰風

十二國風莫非風也而鄘之氓王之君子于役鄭之羔裘齊之盧令獨以風者蓋其辭言古之君子而其意所以諷今優游而不迫切尤得風之體者也

二南不可以異觀

詩分二南蓋周召分陝而治當時采詩者得於襄漢之東者為周南得於襄漢之西者為召南小旻之及下無異於螽斯之不妬忌標有梅之男女及時無異於桃夭之婚姻以時何彼穠矣王姬肅肅無異於麟趾公子之信厚野有死麕之惡無禮無異於漢廣之無思犯禮故二南不可言遠近教化不可言淺深周召不可分聖賢也

論變風次第



自邶鄘衛之有變風然後知諸侯擅相吞滅衛首并邶鄘之地而不稟命於天子也自王國之有變風然後知王政不行於諸侯而僅行於境內也自鄭國之有變風然後知畿內之封亦廢法失道而不能自保自齊國之有變風然後知君臣上下之分失而入倫遂至於廢亂矣夫如是則天下無不亂之國無不變之俗惟魏以舜禹之都唐以帝堯之國而風化義禮亦消亡矣此魏唐之變風所以作也禮義消亡則夷狄交侵而天下相胥為夷矣此秦之變風所以作也禮義之俗亡夷狄之行雖陳以有虞之後亦不能以自存而危亡至矣此陳之變風所以作也懼危亡而思周道則曹檜之風作亂極而治危極而安反之以周公之道斯可也於是乎繼之以豳焉此風之所為終而雅之所為始也

**正家而天下定**

二南為王道之基蓋正家而天下定故也

山龜

**二南之化有淺深**

二南皆文王之詩而其所繫不同者周南之詩其時美其道或微至於

糾糾武夫兕且之人遠至於江漢大賢之域又至於衰世之公子皆有以成其德召南則不然此所以為諸侯之風而繫之召公也夫事出於二人而風不同如此者蓋所入有淺深所施有遠近故也

**王國有風非孔子所展**

或曰平王之國不雅而風賤之也天子不正名諸侯不勤王朝觀不同不脩包匭青茅不入天子擁虛器於上號令不及於天下則亦與列國等耳故夫子降平王之詩為國風傷之也吁是豈吾夫子之心哉天子作春秋序於諸侯之上所以尊周室而使天下知有王也而乃復於詩而降之乎蓋黍離之為國風自周太師采詩之時已然矣而非孔子名之也周室未遷則其聲天下之正聲也平王遷而東之則其音乃東上之音耳而非天下之正音也故曰王國風豈以王不正而遽降之哉

**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

蟋蟀周儉之詩也而曰好樂無荒蓋有以禮自娛樂之意考槃述窮處之詩也而曰永矢弗諼蓋有賦畝不忘君之意君子于役風危嘆之詩



也而曰苟無穢濁蓋有臨難無苟免之意泉水之衛女思歸而能以禮  
載馳之天人思歸而能以義其發乎情止乎禮義者於此可見矣故觀  
詩人喜怒哀樂之中節者尤當於變風觀之黃山谷文

**齊侯封衛**諸侯讓狄而封衛可謂仁矣齊侯之仁見於詩孔子且列諸齊而反列諸衛何也

孔子之意而人莫之知也蓋孔子不與齊侯之封也封衛齊侯也詩列  
以見諸侯之仁在衛而不在周也苟列諸齊則齊侯之行正矣志

**王風閔周**王風閔周之詩四而君子陽陽曰閔周何也

或謂王風之詩凡十篇而閔周之詩四方是時平王東遷豐鎬為墟文  
武之舊已掃地矣此黍離所以閔周也兵敗禍結此屯爰所以閔周也  
風俗衰薄室家不相保此中谷所以閔周也周家有是三者閔之宜矣  
君子陽陽之序曰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蓋君子猶未至也  
何遽閔之哉谷曰序此詩者其知道乎國家之患莫大於有君子而不  
能知小人在位而賢人在下也其小人不為盡心未害也至於君子不  
盡心以求苟免熟視於禍而不肯救者國必亡此知微君子所以嗟嘆

而傷之也彼黍離死爰中谷之亂苟有君子其至是乎川

**七月公劉之詩**七月之詩周公作也公劉之詩召公作也七月陳王業公劉成王七月之典當既王之後公劉之典亦當既王之後其詩作之也然而七月則繫為幽風公劉則入為雅何也

先儒以為周公遭變故七月為幽風召公無變故公劉為大雅其然乎  
其不然乎幽風者名之為幽實周公詩耳周公之詩何必名曰周公國  
風而曰幽乎周公畿內國也畿內諸侯止繫於王不得列為風也何不  
編於魯魯者伯禽封耳周公不之為也何不編之雅與公劉之相倫公  
劉之詩言其政事七月之詩言其風俗既曰風矣不得編於雅矣周公  
作詩意在於幽而周公之詩無所可繫故因謂之幽也王達原

**周公之詩曰幽風**

管蔡流言成王信之而疑周公於時周公作七月之詩歷陳后稷先公  
風化之所由使成王知積累之艱難女比而奉承之不易且以見己之  
所以當國而不辭之意凡以重王業之艱難故也後人因鴟鴞而下六  
篇附之蓋上不敢附天子之雅下不得列諸侯之風故繫之以周公之



事而備其本末云耳

詩正朔之辨

太甲三篇伊尹所作也君子觀中篇三祀之文則知其為商人紀年之  
統月令一篇漢儒訂正之也君子觀篇首太簇之律則知其為漢人建  
寅之正然則讀周公七月之詩而不知為周之正朔其惑滋甚矣蓋周  
正建子與夏商之時異幽人風俗又與中國之地不同姬公之為是詩  
實所以紀幽風而述周正也且周之七月今五月也在堯典則為星火  
之候故幽詩以流火驗之豈非為周之七月乎周之九月今七月也在  
月令則為飭衣之候在幽詩則以授衣證之豈非為周之九月乎至於  
于報舉趾順其序烹葵利棗適其時若以幽俗而驗之正如符契相合  
斷無毫髮差誤故陳寵謂周以十一月為春其有見於此歟或者則曰  
幽者岐山之北雖為戎狄之地然以十一月為春則時之氣候差而寒  
暑蒼吁胡不反而思之乎驪山陀谷古戎地也冬日種瓜溫煖成實則  
十一月為春獨不可以是為證乎或者又曰幽詩固述周正矣康成之

箋歷舉夏時參論之則周人未必不兼用夏正也吁又獨不反而思之  
乎周典一書鄭氏釋也釋大府則曰若漢司農釋司會則曰若漢尚書  
今以夏正而箋七月者又豈非漢行夏正特引是以為證乎吁故必知  
此而後可以讀周公之七月矣

宣王褒賞

宣王能褒賞中伯錫命韓  
奕詩人美之不為無意

崧高之詩止於建國親諸侯褒賞中伯韓奕之序止於能錫諸侯夫武  
王盛時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朝覲會同無敢失時征伐誅討莫不  
如志爵賞有度錫命有禮夫豈以為盛哉天子之事固若是也一不能  
是則亂而已而宣王所能乃止於褒賞錫命詩人美之如是者蓋周至  
厲王而亂極矣王室衰微諸侯肆行王且不能有國况能建國乎諸侯  
背叛結怨連禍况能親諸侯乎賞罰不行於上則褒賞中伯為可美錫  
命不行於下則賜命韓侯為可嘉天下出於大亂之後而能振起之以  
行天子之事是亦可道也

魯無風



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為時王褒周公之沒北於先代故也狩不陳其詩而其篇特不列於太師之職是宋魯無風其或然歟或者謂孔子有所諱而削之然攷其當時為國大夫賦詩相屬及季子觀周樂于周皆無曰魯風者是說不通焉

**致魯於頌**

諸侯無正風正風者非諸侯之詩也且魯受天子禮樂其詩已甚矣而何有威德之形容然聖人所以特致於頌豈無意哉

或問曰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曰是惡夫僭者非頌也聖人不得已而名之是聖人之微意也其原伯禽受天子禮樂諸侯而僭天子吾從而目之即其志也且四篇之體不免變風之例耳是又何頌之有乎故其序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是亦未免乎強也是僭之政猶未全其德而春秋之貶尚不能逃其罪抑亦不知其頌從何而興耶夫頌之美者莫如文武而已聖人所以列為魯頌者得示其強弱也

**商魯並頌**

魯本不足頌而聖人列之頌者所以譏其僭也若商頌者非魯頌之比而聖人特與之並列者何哉

詩有魯頌商頌何也蓋實僭天子今觀魯頌之事豈是為威德而可音

于神明故言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是頌則以周室既微明魯之強而僭也其商頌亡特附之而已故曰得商頌十二篇以此知孔子不欲絕一代之事所得而附之非有所褒貶也

# 群書考索卷之七

畢

別集



